

科幻创作研究丛书

中国科普研究所资助项目
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资助项目

中国科幻的探索者

——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
(上册)

颜 实 王卫英 主编



非外借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POPULAR SCIENCE PRESS

科幻创作研究丛书

中国科幻的探索者

——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

（上册）

颜 实 王卫英 主编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科幻的探索者：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：全
2册 / 颜实，王卫英主编．—北京：科学普及出版社，
2018.6

ISBN 978-7-110-09660-4

I. ①中… II. ①颜… ②王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
小说评论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0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226876 号

策划编辑	王卫英
责任编辑	鞠 强 符晓静
装帧设计	中文天地
责任校对	杨京华 焦 宁
责任印制	徐 飞

出 版	科学普及出版社
发 行	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
邮 编	100081
发行电话	010-62173865
传 真	010-62173081
网 址	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
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字 数	1100千字
印 张	72.75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110-09660-4 / I·505
定 价	268.00元

（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，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）

编委会

学术顾问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王泉根	王晓达	王逢振	叶永烈	刘兴诗	刘嘉麒	汤寿根
杨 潇	张之路	张明廉	周忠和	金 涛	居云峰	孟庆枢
姜云生	常文昌	彭金山	董仁威	雷 达	谭 楷	魏雅华

学术委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王 威	王玉平	王国强	王晋康	王康友	尹传红	石顺科
石义堂	叶立文	任福君	刘 兵	江晓原	汤哲声	苏 青
李 森	李云飞	李凌己	邵宁宁	杨 枫	杨虚杰	吴 岩
吴义勤	何 薇	辛 兵	沙锦飞	张克锋	陈 玲	陈国恩
陈跃红	罗 晖	郑 念	单 亭	赵立新	胡 萍	钟 琦
施战军	姚海军	姚义贤	徐扬科	郭 晶	凌 丽	谢小军
韩 松	程金城	焦国力	舒 伟	解志熙		

序

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，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。在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，优先发展科技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发展战略。而科技创新、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不可或缺。目前，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、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，为了推动公民科学素质提升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，科普事业尤需迎头赶上，全面繁荣。

在科普事业的发展大局中，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的源头活水，地位十分重要。而科幻作为近年来我国科普创作天地中的生力军，更是充满朝气与活力，带动了科普创作和科普产业的繁荣发展。科幻在激发人类想象力，培养科学兴趣，促进创新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，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。

科幻文学萌生于 19 世纪初期的西方，是以科学为源文化的文学形式。科学性是科幻作品之根本。科幻作品需基于一定的科学依据，但未必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科技细节，也不追求科学印证，科幻是假说式的，甚至是想象的，艺术的“科学”。科幻作品的灵魂是“幻”。想象力是科幻作品之翼，科幻作品的“幻想”，并非违背科学常理的“胡思乱想”，而是基于科学基础之上的、闪耀智慧火花的“奇思妙想”，蕴含着无穷的创新思想和创造力。科幻作品的精髓是批判性。初期科幻作品的批判向“外”，多是对社会的批判；当代科幻文学的批判则常常是向“内”，拿科学本身开刀。对科学本身的批判、怀疑和

反省，恰恰符合科学的精髓，即怀疑精神。

科幻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，更彰显于科技与社会发展领域。科幻作品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文化及更深层面的影响，开启思想实验与创新之门，引导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，是当今时期科学普及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新推手。

科幻文学的初始使命之一是普及科学，传承知识。科幻小说在晚清肇起之初就与科普有着天然的联系：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，必自科学小说始”。鲁迅在20世纪之初率先从日本翻译引进凡尔纳的科幻小说，传播科学和技术，目的就是“于不知不觉间，获一斑之智识，破遗传之迷信，改良思想，补助文明”，即用文学化的方式传播科学和技术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，在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下，科幻再次应运而起，惠及民识，负笈科普。此后，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又几经起伏，辗转至今天的繁荣初现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不应将科普功能强加于科幻作品。事实上，科幻作品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、培育创新意识方面正是科普的重要功能，如果人为地把科幻中的科普功能全面剔除，就会削减中国科幻的历史承袭感和使命感，同时会减低它在读者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。

近年来，科幻在发达国家已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，科幻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状况。中国科幻也已经走过百年历程。经过几代作家的辛勤耕耘，科幻创作取得了可喜的发展。一是科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，涌现出王晋康、刘慈欣、韩松、何夕、杨鹏、郝景芳等一批优秀作家；二是产出了一批优秀的、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幻作品，如《三体》《天父地母》《红色海洋》《天年》《逐影追光》《北京折叠》等。尤为令人振奋的是，2015年8月23日，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的《三体》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“雨果奖”最佳长篇小说奖，这标志着中国科幻已经走向世界。紧随其后，2016年，青年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《北京折叠》又获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“雨果奖”最佳短篇小说奖，中国的科幻创作在国际上再度引起强烈反响。与此同时，科幻创作引起了国家领导层面的关注。2015年9月14日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与科普科幻创作者代表座谈会在中南海召开，李源

潮副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《繁荣科普科幻创作，为实现中国梦注入科学正能量》；2016年9月8日，首届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亲临大会并发言致辞，他的题为《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播撒科学种子》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国的科幻创作者；2017年11月10日—12日，又在成都隆重召开了2017中国科幻大会和第四届中国国际科幻大会。这使我们看到，中国的科幻创作正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机。

近年来，中国科协对科幻创作十分重视，先后支持中国科普研究所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立“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”“中国科幻的思想者——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”“中国科幻的探索者——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”等科幻研究专题，旨在搭建中国科幻理论深入发展的理论平台，激励和鼓舞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信心，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。

一位科幻作家曾讲过：“科幻文学并不必定承担普及具体科学知识和预测未来的义务，但是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一定能够达到这两种效果。”我们相信，只要人类离不开科学技术，科幻文学也会永葆其生命力。

是为序。

王康友

绪 论

在当代科幻文坛，刘慈欣是一匹异军突起的黑马。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与王晋康、何夕等新生代作家围绕《科幻世界》杂志形成一支强劲的创作力量，在青少年读者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可以说，他们的作品使读者对科幻产生了兴趣，刘慈欣的创作尤为引人注目。迄今为止他已发表作品 300 余万字，其中包括 7 部长篇、30 多部中短篇和若干科幻随笔及评论文章，蝉联 1999—2006 年 8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；并获得 2010—2012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的荣誉奖，2011 年《当代》长篇小说五佳第三名，全球华语科幻文学最高成就奖；2010、2011 年度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作家奖；2012 年人民文学柔石奖短篇小说金奖；2013 年首届“西湖·类型文学双年奖”金奖和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2015 年，《三体》获第 73 届世界科幻大会“雨果奖”，2017 年，《三体Ⅲ：死神永生》获世界级科幻奖项“轨迹奖”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，第 75 届世界科幻大会“雨果奖”提名等。

刘慈欣科幻创作风格鲜明。他的作品试图在科学与文学、文学与思想、现实与幻想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，表现出科学知识深厚、创作态度严谨的特点。他的作品无论是人物塑造、情节构思，还是语言的空灵诗意化表现，都自成一家，透过作品的情节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刘慈欣在技术观、艺术观、历史观等方面的思索；虽为科幻创作，却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，体现出对社会现实和宇宙世界的多重思考。刘慈欣在积极借鉴西方科幻小说艺术的同时，执着于对中国本土化的追求和探索。所以，在 21 世纪的中国科幻文

坛，刘慈欣是一个标志性存在，他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成功范例。

一、起步 发展 成熟

自20世纪90年代起，刘慈欣开始向《科幻世界》投稿，对他来说，创作科幻纯粹是一项业余爱好。当时在山西娘子关电厂供职的他，身份为计算机工程师，这一职业特点从他的作品中如浮雕般清晰地凸现出来，《太原诅咒》（原名《太原之恋》）即是很好的例证。在那颇具诙谐幽默的计算机灾难描述中，依稀可见一个计算机工程师轻松自如敲击键盘的模样。这位并不安分的工程师将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科幻文学创作上，以至于副业渐成主业，而曾经的主业则成为提供创作素材与灵感的源泉。2014年，刘慈欣终于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换——调入阳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，从工程师变成一名职业作家。

处女作《鲸歌》于1999年6月在《科幻世界》发表，同年，刘慈欣陆续发表了《微观尽头》《坍缩》等，创作进入了井喷期，每年均有重要作品推出并获奖。《鲸歌》的故事构架颇有新意，科学研究者霍普金斯丧失了道德底线，对蓝鲸的大脑进行生物控制，用来为毒枭运送毒品，获取暴利，但接下来的情节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，令人叹息又值得深思。《微观尽头》描述了人类试图击破已知最小单位夸克，当夸克第一次被击中后，夜空变成乳白色，星星则成为小黑点，世界走到微观尽头，便返回到整个宏观。夸克第二次被击中后，宇宙瞬间反转，夜空依然漆黑，群星灿烂，世界恢复到以前的状态，展现了某种物极必反的发展规律。刘慈欣将自己早期的科幻小说视为纯科幻阶段，用他自己的话说“除了科幻构思外再没有其他东西，对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缺乏开掘。”^①

从《流浪地球》（2000）开始，刘慈欣的作品显示出对科幻文学的美学性追求，无论意象的营造、叙述节奏的把握，还是情节与细节的勾勒、人文内涵的挖掘等均有了明显进步，显示出一个科幻作者的巨大潜力。甚至很多年

^① 刘慈欣. 重返伊甸园——科幻创作十年回顾[J]. 南方文坛, 2010(6).

后刘慈欣风格已臻成熟时，还有人说《流浪地球》是其最好的作品，足见读者对这篇小说的喜爱。自《流浪地球》始，作者第一次将宏观的大历史作为细节来描写，即作者提出的“宏细节”。同年的《地火》显示了作者对情感的深度刻画，将沉甸甸的现实与遥远的幻想结合起来。

2001年，《乡村教师》《微纪元》《全频带阻塞干扰》等短中篇小说的发表，显示了刘慈欣对多种题材的驾驭能力及对情节的掌控能力。《全频带阻塞干扰》一文重视人物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，每个人物均个性突出，甚至惊鸿一瞥的卡琳娜少校的爷爷都让人印象深刻，他手握勋章冻死在古玩店门口的一幕更是令人唏嘘不已，能“让人物活起来”是科幻小说不易达到的。最终儿子米沙为元帅父亲的梦想献出了生命，两代人看似不同的道路最终合二为一，体现了作者对各种类型人物的深入理解，同时也展现出作者内心深处隐藏的“英雄情结”。小说在页面下方标有脚注，对“跳频”“猝发”“频率捷变”等电子战术语进行了解释。与此相似，2002年发表的《混沌蝴蝶》后记中，也详细地标注道：“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不是人类能力的局限，而是从大自然的物理和数学本质上不可能。”这些文字，均体现了刘慈欣创作态度的严谨与核心科幻特质。

刘慈欣的创作，不仅涉猎更多题材，且对人性善恶的独特分析，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使他的小说获得了更多读者的肯定。《中国太阳》《思想者》《地球大炮》《镜子》《赡养人类》等相继问世后，高校逐渐出现以刘慈欣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，各类作品受到青年读者的追捧。2005—2010年完成的《三体》系列，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创作成就，也代表了中国科幻创作的新高度，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科幻阅读热潮。

二、技术观 艺术观 历史观

科技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但同时，极端的科技膨胀也会催生出种种弊端。对此，刘慈欣表现出较为理性的态度，一方面既肯定科技带来的进步，另一方面又对高科技引发的弊端予以冷静的深思。作品《镜子》《太原诅咒》《2018年4月1日》均体现出这一点。

科技发展加速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探索的脚步，使人类不断了解自己赖以栖息的地球及遥远的太空，包括人类自身。当然，在探索过程中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。《带上她的眼睛》《地球大炮》等小说，通过曲折的情节或故事主人公的命运充分昭示了这一点。再如《时间移民》，大使拒绝留在无形时代，虽然那里的科技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但他依然选择进入超睡，设定在11000年后解冻。苏醒时无形时代已消失，大家再次看到河水、蓝天、绿草、一个太阳，远离了高科技的困扰，重新皈依自然。如何摆脱高科技带来的种种灾难，恢复人性的自由，成为刘慈欣诸多小说的共同旨归。

现实中的刘慈欣明确表达了对技术坚决支持的态度。他在创作随笔《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》一文中宣称：“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，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。”然而作家的现实态度与文本的表达并非一致。一个科幻作家，如果在小说中只竭力宣扬技术的力量，那阅读的广泛性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因为能够打动读者的文学，都与作品对人物、对生活、对现实的揭示程度及能否使读者产生共鸣有关。因此，除了技术层面，刘慈欣面对文学创作时，还非常巧妙地选择了其他角度，如艺术。

在诸多作品中，刘慈欣不遗余力地赞颂艺术。他的写作计划“大艺术系列”中便有“音乐艺术篇——《欢乐颂》，冰雪造型艺术篇——《梦之海》，文学艺术篇——《诗云》，计划中的另外三篇分别为“雕塑艺术篇”“绘画艺术篇”“行为艺术篇”。“艺术”几乎是他超越科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。他的长、中、短篇小说中遍布着痴迷于艺术的人物、技术与艺术、艺术与生存、艺术与哲学等的讨论与思辨。这些艺术痴迷者中，有穷人、富人、年轻人、老人，还有外星生物，他们将艺术的地位置于科学之上。艺术成为人类之间、人类与外星生物之间沟通交流的利器和精神追求。在历经多年科幻创作之路后，刘慈欣坦言“大艺术系列”中的《梦之海》与《诗云》是自己最钟爱的两篇小说，写这样的小说是一种享受，一种狂欢。

他毫不吝惜地使用各种溢美之词夸张地描述着艺术的力量。在他的作品中可以随处见到各种艺术符号，比如德彪西的《月光》、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、怀斯的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、卢浮宫的名画、鲁迅的《呐喊》、但丁的《神

曲》等。短篇小说《西洋》中，作为殖民侵入者的“我”与被殖民者艾米谈到艺术时，“我惊奇地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话可谈”。艺术消解了两人身份与年龄的差距，成为具有神奇功效的共同语言。技术可以应用，但却未必能够沟通，艺术仿佛成为冥冥中联通一切生命形式的语言，同时也成为人类和外星生物追求的终极目标，他们可以为艺术而活，为艺术而死。

《梦之海》中的地球人与外星人在艺术上形成了无障碍交流。来自外星的低温艺术家受地球人颜冬冰雕的启示和感染，也要进行艺术创作。他称艺术对自己来说“是一切”，而对科学则不屑一顾，认为那是“婴儿文明的课程，当探索进行到一定程度，一切将毫发毕现，你会发现宇宙是那么简单，科学也就没必要了”。他只对艺术感兴趣，称“艺术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”。对艺术的执著可以使他漠视人类的生存，将地球上的海水取之殆尽，后来人们费尽心力才将这些变成冰发射到天上的海水收回。而地球上，还未从人类窘境中摆脱出来的老冰雕家叹息道：“日子难不能不要艺术啊！”这分明使人悟到一个关于艺术的推论：它是可以超越生存境遇、生存空间、生存状态的力量，永恒地支撑着人类在宇宙中前行。

《欢乐颂》中，人类与外星生物“镜子”之间，“放弃了与镜子在技术上进行沟通的尝试，人类离理解这些还差得很远，就像蚂蚁离理解国际空间站差得很远一样”。但在艺术层面，却可以与“镜子”和谐对话，相谈甚欢。克莱德曼请“镜子”用太阳弹奏一首人类的音乐《欢乐颂》，人们唱起这支曲子，歌声通过镜子传给太阳，太阳用强大的电磁脉冲传向太空的各个方向，“镜子”由衷地说，“是首好歌”。地球人类与外星生物在艺术层面达到高度的融合，艺术成为二者沟通的唯一桥梁。

《赡养人类》中的艺术沟通是在两个身份悬殊者之间展开，即职业杀手与穷画家。穷画家拒绝接受富人施舍的理由竟是：“我的画都是描写贫穷与死亡的，如果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，我的艺术就死了。”为了艺术，他宁可继续忍饥挨饿。冷酷的杀手滑膛欣赏穷画家的艺术风骨，买下了他的画，不住地端详揣摩，在得知穷画家的心声后，心被软化了，答应为拾荒女孩复仇。两个不同身份、经历和层次的人在艺术面前达成了默契。

如果技术与艺术对决，到底哪一方会胜出呢？《诗云》中刘慈欣对于艺术的肯定及对本土文化的热爱，通过故事情节毫无保留地彰显出来。人类已沦为吞食帝国的奴隶，诗人伊依教授家禽人古典文学的目的在于改善其肉质，使吞食者们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即便如此，伊依仍然对自己的语言保持着热爱，他狂热地赞颂着古汉语，称它是不可翻译的，否则会失去内涵和魅力。他请求神将写着人类古诗的纸片留作纪念，并向宇宙传播。当“神”用高科技掌握了古汉语的读法后，同样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在如此小巧的矩阵中蕴涵着如此丰富的感觉层次和含义分支，而且这种表达还要在严酷得有些变态的诗律和音韵的约束下进行，这，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……”

关于汉语古诗，当《诗云》中的“神”表示不屑，认为“技术能超越一切”，伊依却说“这与技术无关，这是人类心灵世界的精华，不可超越”。这仿佛是刘慈欣在左右互搏。一方面，作为工程师，他体会到技术强大的力量，另一方面，作为作家，他又充分领会到文学的独特意义，通过技术手段可以熄灭太阳或将其变成绿色，可以克隆出一个李白，可以试遍所有汉字组合，写出所有可能的诗篇，并用量子计算机把这些诗存贮起来，但“具备古诗鉴赏力的软件”却编不出来，不能将好诗从诗云中检索出来。这说明，无论如何高端的技术也取代不了艺术的价值，取代不了人类对语言文化的深爱。

一个人对待时间的态度，便是对待历史的态度。纵观刘慈欣的几十部作品，可清晰地提炼出他的历史观。他从不认为世界是一部向着特定目的地前行的战车。相反，他更相信偶然对这个世界的塑造：认为“必然”只是想象，“偶然”才是真实。《命运》中“我”与爱玛在宇宙漫游，不料意外误入了时间虫洞，并推开了一颗小行星，后来才意识到这颗小行星本应毁灭地球上的恐龙，我们推开它无意间改写了历史。但“我”信奉“人择原理”，坚信无论怎样人都是万物之灵，即使与恐龙同在一个地球，也一定会战胜它。当我们降落后发现，事实恰恰相反，恐龙不仅主宰了地球，而且成为人类的主人，宇宙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选择人类。小说批判了人类愚蠢的自信，所谓不可更改的命运，真的存在吗？事实上，人类的道路如曲径交叉的花园，如错综复杂的棋局，没有注定的输赢。于是感慨：“我们的时间里，人类文明在

地球上达到了巅峰，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机遇，而我们以人类的自负把偶然当成了必然。”这种思想的启发无疑会更新读者对历史的认知，了解基础主义、本质主义存在的不足。

在《信使》中，来自未来的年轻人告诉爱因斯坦“上帝也会掷骰子”。因为上帝并非胸有成竹的总设计师，即使他是存在的，也不可能给每个人、每个国家安排出路，万事万物都可能出现意外。我们成为自己是一种偶然，生活在某一环境，面对某一种境遇亦是偶然，必然有可能只是众多偶然角逐后的随机选择。

《西洋》或许并不是刘慈欣最好的小说，全篇有某种积贫积弱多年后的民族关于经济文化强国的意淫倾向，强势的叙述口吻与浓重的殖民色彩让人颇有不适之感，但它却完整体现了刘慈欣的历史观。小说以整体假设的角度书写了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，假如郑和下西洋后赢得了对西方的战争，大明朝会成为日不落帝国，某一节点上的差异便会重新改写整部历史，而这一节点的发展方向则并不带有必然性。我们所看到的结局或许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，于是发出“历史就是这么不可思议”的感慨。

但是，直面偶然的世界，刘慈欣并未劝导人们放弃信念，听凭偶然的拨弄。相反，怀有强烈“英雄情结”的他，往往让人物成为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悲剧英雄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智者、勇士和精神支柱。《朝闻道》中为了真理不惜献出生命的学者，一批又一批科学家完成生命和真理的交换后化成火球升向天空，后继者一个个走上前去，向排险者询问不解的问题。他们是扑火的飞蛾，为了追逐光明扇动着翅膀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对于真理的无限接近，是人类永不停息的信仰。《光荣与梦想》中的奥卡老师，为了支持辛妮训练长跑，变卖《古兰经》，甚至卖血，声称自己是她的亲生父亲，最后累死在课堂上，而辛妮也以生命为代价跑到了最后一场马拉松的终点。这里，奔跑是他们的信念，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力。《人和吞食者》中用智慧誓死捍卫家园的上校，带领人们拒绝了大牙邀大家去吞食帝国做合法公民的请求，宁可留下来作为蚂蚁的食物，让地球的生命在自己的身体上复苏。刘慈欣似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可以超越贫困，超越种族，超越星际，并重塑历史。

刘慈欣的作品使我们看到，科幻小说绝不仅仅是以科学为背景或主题，而是可以凝练更多内容，内涵更为宽广深厚的一种类型文学。对于技术、艺术和历史的思索，使刘慈欣小说摆脱了类型文学的限制，转而进入宇宙探索的深处，与哲学、文化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，这也是其科幻作品与同类作品的差异所在。

三、社会性 现实感 中国风

科幻同其他文学，如玄幻、神话、传奇等一样，都是用来反映人类生活的手段，其中的科学或神鬼本身绝非终极目的。具体到科幻，将科学题材与社会生活结合有一定难度，但二者若结合得当，则为作品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可能。社会性与现实感恰恰是刘慈欣小说的另一特色。提出问题并引发思索是刘慈欣所擅长的，形如“五四”时期冰心和叶绍钧等人的写作，他们关注社会重大问题，试图通过文学开启民智，探求人生。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赵树理的小说同样是“问题小说”，他以故事、人物的方式提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引起民众与政府的注意。与二者相较，刘慈欣小说所关涉的问题或许更为宏观，更具哲学意味。

乍一看，科幻与“问题小说”似乎相去甚远，因为“幻”本身与现实社会保持着无形的距离。“幻”耽于想象，而现实社会则是放眼即可感知。对读者而言，书写现实和批判社会更多的应是主流作家的事。但刘慈欣似乎并不这么想。他笔下的人物很接地气，人物语言与身份、个性常常浑然一体，除却科学背景，故事本身亦能给人身临其境之感。许多篇目与现实社会紧紧相连，或形成某种暗喻关系，发出寓言式叹息及警示。

《地火》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，主人公刘欣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刘慈欣的名字。它讲述了在典型的中国矿区，矿工的灾难恐惧、责任与期盼，矿工子女黑色的记忆与浓厚的父子之情。作品似乎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人类是不断踩着前人的骸骨前进的，而这些前行者最终又会成为后人踩踏的骸骨，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，代代更迭。小说强烈的现实感及触动人心的情感表现，成为中国煤矿工人的生活写照。剔除其中关于气化煤的部分，整体便是一部

矿工的哀歌。120年后，初中生的日记更是让人倍感生存的冷酷，那句“过去的人真笨，过去的人真难”，凝结了多少代人经历的辛酸与绝望，又忽略了多少生离死别的故事，它让人生显得苍凉但却异常真实，表达了对现代工人的深度关注和痛切的悲悯。

《赡养人类》提出贫富差距问题。小说中，穷人的境遇令人毛骨悚然，已很难用“悲惨”二字形容。在社会机器对私有财产的强力保护下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个人手中，无产阶级连出门都不被允许，地位贱如一只狗，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。父亲将自己身体里的水全部提取出来留给儿子饮用，穷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去外星球移民……作品通过故事警示人们，贫富悬殊或可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，体现了作者对人类未来命运的隐忧。

刘慈欣借助作品，不断探索着人生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：生存的艰辛与人性的呼唤，人性与兽性的冲突，民主与独裁的冲突，伟人和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，科技与伦理的关系，生存权与人权的关系等，利用科幻的独特性设想出主流文学所无法设想的场景，直指社会深处。《天使时代》将故事设定在贫困的非洲国家桑比亚，那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饿，伊塔博士为了让人们吃饱，用基因工程改造人体，他创造出的儿童能以草和树叶为生，身体健康结实。这一做法却严重违背了西方世界的伦理道德。当有人看到儿童吃草的一幕时便晕过去，有人心脏病发作，有人则命令逮捕伊塔，生物安理会主席声称伊塔违反了第一伦理，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基石。而伊塔则认为：“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。”两类国家、两种文化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交战，从现实到思想。当伊塔和他创造的儿童卡多坐上回国的飞机后，空中小姐满脸恐惧，似乎看到了异类，甚至有人竟冲动地枪杀了卡多。杀人者不仅没有在她的国家获罪，反而成为捍卫人类尊严的英雄。此后，西方对桑比亚的大规模战争开始了。

这是一个关于生存权与人权的矛盾故事，实际上反映的是科技与伦理的冲突。人们要么不择手段地活着，要么以生命为代价在某种文明制定的伦理规范中循规蹈矩。这里，深刻的主题通过并不复杂的故事得以表现，科幻的假设性发挥了其他文学门类所不具备的作用。

刘慈欣的小说还涉及两代人不同的理想和认知，这一主题可从《全频带阻塞干扰》《地火》《圆圆的肥皂泡》中看出。在《圆圆的肥皂泡》中，父亲希望女儿能像妈妈一样有坚定的理想，圆圆却志不在此，她从游戏、“好玩儿”开始，大胆想象与创造，与父母的按部就班、直接向目标进发截然相反，两代人产生了强烈的矛盾与思想碰撞。最终，父亲接受了女儿的思维与方式，女儿也理解了父母那一辈人的艰辛。代际的融通，勾画出一个温馨的故事。

刘慈欣的许多作品不以讲述完整的情节为旨归，而试图带给读者以精神启发，将社会性、思想性交融在一起，在科学知识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。《朝闻道》中，丁仪愿以生命为代价质询的那个问题“宇宙的目的地是什么？”，在女儿长大后发出同样的疑问，确实令人深思；《镜子》是科幻与刑侦类文学的结合，将反贪腐作为辅线，揭示了人性的复杂；《地球大炮》中，南极庭院建设中的施工灾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感，让人联想丰富；《纤维》不足五千字，却是一部科幻的“罗生门”，它揭示了环境不同、角度不同、身份不同的人，认知上的差异。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带有自我的色彩，宇宙并非只是你眼中的宇宙。作者不断提出问题，以科学的角度另辟蹊径，对当前的社会与时代予以关注，对此，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。

除了社会性与现实感，刘慈欣还充分意识到科幻小说的民族性，将小说的本土化作为内在追求之一。在世界科幻之林，他的小说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，独特而新颖。

西方是现代科幻文学的诞生地。自1818年英国女作家玛丽·雪莱创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以来，到1923年“科幻杂志之父”雨果·根斯巴克创立《惊异故事》，并将“Scientfiction”（缩写为“SF”，科幻小说）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大力推广，至1953年世界科幻协会设立科幻诺贝尔奖“雨果奖”，再到美国科幻大片的崛起，欧美始终是科幻文学的重镇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辐射源向亚、非等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文本和文化理念。因此，完全脱离西方科幻影响并不现实。

同样，刘慈欣的小说也受到了这种影响，在他的作品中，不乏儒勒·凡尔纳、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、阿瑟·克拉克、坎贝尔这些科幻大家的身影，